

# 從大度山到西雅圖

## ——楊牧散文的浪漫主義行旅

石曉楓

### 摘要

《葉珊散文集》為楊牧 19 歲至 25 歲間「感情和思想的投影」，東海大學就讀時期，他閱讀了大量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如華茨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柯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拜倫 (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濟慈 (John Keats, 1795-1821) 等人的作品，深受啟發與影響。集中第二輯「給濟慈的信」，為其服役期間所作，即使在戰地水井馬燈中，作家仍反覆思辨浪漫主義的真義，並表現在其創作中，此種實踐畢生不渝，迄於晚期作品。本文意在重新耙梳楊牧對浪漫主義的思考，側重其初期思想的形成與表現分析，並擬由創作源頭梳理，持續觀察楊牧從大度山到西雅圖的創作歷程，希望經由縱時性作品的分析，明其對西方浪漫主義的執著與踐履，並進一步聯繫現代中國接受浪漫主義一代的特殊情境與創作特質，從而指出楊牧對此脈絡的承繼、發揚與意義。

關鍵詞：浪漫主義、現代散文、楊牧、徐志摩、五四

---

2021/12/27 收稿，2022/03/06 審查通過，2022/04/07 修訂稿收件。

\* 本論文曾於 2021 年 11 月 13 日東海大學主辦之「東風：從葉珊到楊牧」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承蒙講評人及本刊匿名審查委員多方斧正，謹致謝忱。

\*\* 石曉楓現職為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DOI:10.30407/BDCL.202212\_(38).0006

## From Mt. Dadu to Seattle: The Trajectory of Romanticism in Yang Mu's Prose

Shih Hsiao-feng

### Abstract

*Ye Shan's Prose Collection* is the "projection of feelings and thoughts" of Yang Mu between the ages of 19 and 25. When he was studying at Tunghai University, Yang immersed himself in British romantic poets' works such as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 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 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 John Keats (1795-1821), among others, and he was deeply inspired and influenced. "Letters to Keat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Collection*, was written during his military service. Even in the battlefield of Kinmen accompanied with wells and barn lanterns, Yang had never given up on exploring the true meaning of romanticism and he further embodied this thinking into his writing. This spirit persisted throughout his life and still could be seen in his late works.

This article analyzes Yang Mu's reflection on romanticism, focusing on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thought and his literary skills. Based on this, the trajectory of Yang's creating process from Mt. Dadu to Seattle can be observed. Through a holistic-time analysis, this research highlights Yang Mu's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romanticism in modern China. In the special context of the time, his creative trait on writing connected and influenced a generation embracing romanticism.

Keywords: romanticism, modern prose, Yang Mu, Xu Zhimo, the May Fourth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一、前言

《葉珊散文集》是楊牧（1940-2020）散文創作生涯的處女作，1966年由文星書店出版，收錄了1959-1965年間作品計46篇，可視為其大學階段、金門服役至初抵愛荷華期間「感情和思想的投影」。<sup>1</sup>1977年洪範書店重印，楊牧作自序追敘文學發端的軌跡，定題為〈右外野的浪漫主義者〉，自此「浪漫主義者」之名遂不脛而走。

然而或因此部處女作充滿了「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基調，多有不成熟之跡，素來鮮有討論，楊子澗在1970年代末評述王靖獻十年的詩作脈絡與思想歷程時，甚且直言「濟慈、葉慈、中世紀的但丁和古希臘羅馬人的精神幾乎掩蓋了他生命的思考；他吸收了西方文學的精華，卻只能依靠存在血液中的潛意識去認識與維持我們古來優良的詩的傳統與信心」，因此從葉珊到楊牧，表徵了詩人揚棄「時代盲目的潮流」，<sup>2</sup>由自我放逐轉而回歸民族傳統的重要覺醒。誠然，楊子澗之說有其特定時代背景的思想脈絡與侷限，楊牧約當其時發表〈現代的中國詩〉一文，也強調中國質地與「縱的繼承」之重要性；<sup>3</sup>但細味其意，也從不在於完全揚棄西方思想與文學潮流之影響。

事實上，由葉珊時期的創作發端，便可見西方浪漫主義與中國古典詩詞的交錯影響之跡，終其一生，以博學深思力行之姿，楊牧始終把握住此二脈絡，開展跨文化的視野並將之融合、創新為一己的創作美學。<sup>4</sup>晚近學者因楊牧曾受教於陳世驤（1912-1971）的學術訓練背景，以及其在《奇萊後書》中屢次提及對「抒情傳統」的思考，對於中國抒情傳統的傳承一翼乃多所抉發。<sup>5</sup>本文則將側重於「浪漫主義」的影響一端，闡揚楊牧畢生創作之軌跡。我認為此

<sup>1</sup> 見楊牧：《葉珊散文集·校訂後記》（臺北：洪範書店，1977年），頁225。

<sup>2</sup> 見楊子澗：〈「傳說」中的葉珊與「年輪」裡的楊牧〉，《中華文藝》第12卷第5期（1977年1月），頁203。

<sup>3</sup> 參見楊牧：《文學知識·現代的中國詩》（臺北：洪範書店，1979年），頁3-10。

<sup>4</sup> 關於楊牧跨文化詩學的闡述，可參見黃麗明著，詹閔旭、施俊洲譯，曾珍珍校譯：《搜尋的日光：楊牧的跨文化詩學·論跨文化詩學》（臺北：洪範書店，2015年），頁227-290。

<sup>5</sup> 例如陳義芝：〈住在一千個世界上——楊牧詩與中國古典〉，《淡江中文學報》第23期（2010年12月），頁99-128；郝譽翔：〈抒情傳統的審思與再造——論楊牧《奇萊後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19期（2011年1月），頁209-236；鍾秩維：〈抒情與本土：戰後臺灣文學的自我、共同體和世界圖像〉（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2020年）；鍾氏另有博士論文改寫篇章，可參鍾秩維：〈抒情的倫理時刻：從楊牧的《山風海雨》談起〉，《Taiwan Lit》第2卷第2期（2021年7月），無頁碼。（此為2020年夏季創刊的電子期刊，以「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為主要關注核心。）

部楊牧散文的發端之作，於今看來源頭深邃，而其自序尤具有宣示與期許意味，因此擬由創作源頭梳理，觀察楊牧由大度山到西雅圖的散文創作歷程，以明其對西方浪漫主義的執著與踐履，並進一步聯繫過往中國接受浪漫主義的特殊情境與創作特質，從而指出楊牧作品對此一脈絡的承繼、發揚與意義。

## 二、浪漫主義精神的廓清與追仿

楊牧於大學時代便廣泛閱讀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華茨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柯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等人的作品，深受啟發與影響，其中濟慈尤為其所傾慕，《葉珊散文集》第二輯「給濟慈的信」，以〈綠湖的風暴〉起始，至〈作別〉結束，15封書簡即是深深致意之作。年少時期的閱讀，深刻塑造了他的觀點與感性模式，書簡中與濟慈想像性的對談、詰難與質疑無所不在，在〈cavemen〉、〈紅葉〉等文裡，少年詩人將他的愛情、理想和求智之生活，說與濟慈聽，如今看來，日後《一首詩的完成》之起心動念，無寧也是基於一種對當年青春感懷的體恤，有傳承與角色對調之意趣。有所追尋的青春正是「華年的月分，我們的『花季』，音樂的花季，笑聲歌唱的花季；提琴的旋律，法國號的純樸。撲翅的鳥雀，邱比特的金箭」，<sup>6</sup>即令在曾經的冷淡與最終的徬徨、作別裡，詩人仍深信「美的事物是永恆的歡愉」，「一切都是美的召喚，它就是宗教」。<sup>7</sup>終其一生之創作，楊牧對浪漫主義的思考與頌讚屢現於字裡行間，如《搜索者》時期的〈科學與夜鶯〉；如《一首詩的完成》中屢申濟慈美學；又如《疑神》在反覆辯證安那其之後的錨定：「對我而言，文學史裡最令人動容的主義，是浪漫主義。疑神，無神，泛神，有神。最後還是回到疑神。其實對我而言，有神和無神最難，泛神非不可能，但守住疑神的立場便是自由，不羈，公正，溫柔，善良。」<sup>8</sup>可見其對於浪漫主義之著意與重視。

浪漫主義（romanticism）是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在歐洲占主流的文藝流派，其理論發源地在德國，但於英、法得到廣泛發揚。從詞源觀之，「浪漫主

<sup>6</sup> 見楊牧：《葉珊散文集·第十二信》，頁127。

<sup>7</sup> 同上註。此段時期楊牧對濟慈的傾慕與致意，也可見於同期詩作如〈苦苓樹下〉（1961）等，見楊牧：《楊牧詩集I》（臺北：洪範書店，1978年），頁154-155。詩集《花季》（1963）的後記裡，也有一段文字表明「論心靈，我最服膺的是一個英國詩人，他就是學生追求美的濟慈」云云。參見楊牧：《花季》，收於《楊牧詩集I》，頁608。

<sup>8</sup> 見楊牧：《疑神》（臺北：洪範書店，1993年），頁168。

義」一詞產生於中世紀以南歐一帶盛行的羅曼語系(roman)寫下的「浪漫傳奇」(romance)，即中古歐洲盛行的英雄史詩和騎士傳奇、抒情詩，此詞彙因此常與「空想」、「裝腔作勢」、「可笑」、「幼稚」等詞語相提並論而受到貶抑。較為普遍的討論，則傾向於將浪漫主義的本質歸納為天才、情感和想像，崇高、自然、熱情、放縱和主觀等等。<sup>9</sup>

如此的認識固然為浪漫主義予人的整體印象，但實際上不僅止於此。早在1940年代，雅克·巴尊(Jacques Barzun, 1907-2012)便曾著書廓清世人對浪漫主義的偏見，認為其不同於反理性主義、傷感主義、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烏托邦理想或脆弱的心靈等等，主觀、夢幻的評價則往往容易造成對浪漫主義的誤解。雅克·巴尊以為浪漫主義是「傾向於自由而背離權力，傾向於對個體的進一步探索而拒絕接受固化的知識」，<sup>10</sup>因是在舊的廢墟上建立新世界，所以浪漫主義其實更是建設性、創造性的，它所要追尋的恰恰不是夢幻的烏托邦，而是現實世界。真正的浪漫主義者充滿了健康的能育性、具備靈魂的洞察力，同時也表現出反抗、對立、風險、冒險、英雄主義等特質，其所抱持更遠的目標是拯救，是探求與人類無限渴望相應的無限真實。<sup>11</sup>

類似的觀點，亦受到後繼學者的闡發。例如瑪里琳·巴特勒(Marilyn Butler, 1937-2014)於1981年出版的專著便反覆強調「浪漫主義」並未完整存在過，它不是一個單一的思想運動，而是對18世紀中葉以來西方社會經歷過、並且繼續在經歷的某些狀況的綜合反應，<sup>12</sup>每位作家亦具有其時代情境下表述的特殊性；然而巴特勒同時也指出，將19世紀初期最優秀的詩歌「說成在相當程度上逃避現實是有誤導性的」，當時的作家其實「發起了一場再現革命的文學運動」。<sup>13</sup>質言之，浪漫主義所表徵的是生活價值取向的革命作用，而不僅

<sup>9</sup> 例見凌繼堯、季欣：〈浪漫主義流派和浪漫主義美學〉，《藝術百家》2005年第2期，頁55，而類似觀點的歸納，應導源於M.H.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 1912-2015)成書於1953年的《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見〔美〕M.H.艾布拉姆斯著，鄭稚牛、張照進、童慶生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sup>10</sup> 見〔美〕雅克·巴尊(Jacques Barzun)著，侯蓓譯：《古典的，浪漫的，現代的·第二次修訂版序言》(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6。

<sup>11</sup> 以上歸納可參見〔美〕雅克·巴尊著，侯蓓譯：《古典的，浪漫的，現代的》一書中〈浪漫主義——是死是生?〉、〈浪漫主義的藝術〉、〈浪漫主義的生活〉數章。

<sup>12</sup> 見〔英〕瑪里琳·巴特勒(Marilyn Butler)著，黃梅、陸建德譯：《浪漫派、叛逆者及反動派：1760-1830年間的英國文學及其背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287。

<sup>13</sup> 〔英〕瑪里琳·巴特勒著，黃梅、陸建德譯：《浪漫派、叛逆者及反動派：1760-1830年

僅是創作方法和風格，有學者便歸納了浪漫主義的四項時代精神，包括挑戰體制、個人主義、浮士德精神（Faustean spirit）、末世天啟論（apocalypse），<sup>14</sup>因此從更深一層說，浪漫詩學其實是激進理念的文學性實踐。

以上對於浪漫主義的相關討論，乃為呼應楊牧在〈右外野的浪漫主義者〉一文中所提示的浪漫主義特色，楊牧所理解的浪漫主義具有四層意義：第一層意義是「捕捉中世紀氣氛和情調的精神」，以柯律治為代表；第二層意義是「向自然農村擁抱及向赤子之心學習」，乃華茨華斯之所主張；第三層意義是「山海浪迹上下求索的抒情精神」，於拜倫最可見及；第四層意義則是「向權威挑戰，反抗苛政和暴力的精神」，以雪萊為代表。但楊牧最為推崇者實為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他並以為葉慈擴充發揚了所有浪漫詩人的神髓，是「最後一個浪漫主義者」。<sup>15</sup>必須說明的是，對照前述學者所提示的概念，此四層浪漫主義的特質在本文之後的討論裡，將不強做階段性區分或高下之判別，毋寧說四者在楊牧文學創作歷程裡的表達，亦常是融合無間、兼包彼此的。

以此對浪漫主義精神的理解，衡諸其受薰染的創作發端《葉珊散文集》，可以得到何種觀察？第一輯「陽光海岸」有數篇 1959 至 1961 之間發表的作品，多「流浪」、「離開」、「雨絲」、「霧露」、「淒涼」、「寂寞」等或敘事或狀物、狀情之語彙，<sup>16</sup>營造一迷濛傷感之氛圍，充分展露憂鬱少年的抒情表徵，也微帶吞吐難盡、欲說還休的神秘感。平心而論，此批少作確實充滿強說愁的傷感主義傾向，但已略可窺知楊牧對浪漫詩人的傾心與追仿。

大學畢業至金門服役之後，戰地古樸的器物與建築，似乎進一步提供了詩人一投射中世紀想像的實體，在〈水井和馬燈〉裡，詩人戀愛著爬滿綠苔的井湄、掛著馬燈的黑夜，那些沾濡烟漬苔色，樣貌原始的物事「使我們看到最真實的自我」；<sup>17</sup>而在向濟慈致意之〈綠湖的風暴〉文中，詩人則由金門建於宋朝的山后聚落，聯想及濟慈「詩裡的中世紀，想到你憧憬的殘堡廢園」，<sup>18</sup>中國古

間的英國文學及其背景》，頁 242。

<sup>14</sup> 見吳雅鳳導讀：《浪漫主義》（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10 年），頁 27-29。

<sup>15</sup> 見楊牧：《葉珊散文集·右外野的浪漫主義者——洪範版葉珊散文集自序》，頁 ⑥-⑩。

<sup>16</sup> 如《葉珊散文集》中〈陽光海岸〉、〈雁字回時〉、〈But Love me for Love's Sake〉、〈德惠街日記〉、〈昨日以前的星光〉數文。

<sup>17</sup> 見楊牧：《葉珊散文集·水井和馬燈》，頁 44。

<sup>18</sup> 見楊牧：《葉珊散文集·綠湖的風暴》，頁 67。

代建築的形象在此與對中古歐洲、古典希臘的浪漫想像相提並論。柯律治曾有言曰：

理想中的完美詩人能將人的全部身心都調動起來……他身上會散發出統一性的色調和精神，能借助於那種善於綜合的神奇力量，使他們彼此混合或（彷彿是）融化為一體。這種力量我專門用了「想像」這個名字來稱呼……。<sup>19</sup>

在楊牧「給濟慈的信」系列作品裡，如〈棟花落〉將棟花開落與雨霧、眼前人混融，遙接異國濟慈所在之情調；〈寒雨〉中疲乏步向友人居處的我，與書頁間閃現的濟慈精魂亦相承相映；其他如〈夏天的琴聲〉、〈紅葉〉等文，確實也如黃麗明所分析「透過受感於大自然的感性和想像力，成功地深化內在的情思，正是他靈活運用浪漫主義美學的明證」。<sup>20</sup>在此生命階段裡，詩人一方面〈在酒樓上〉與友人辯論自然的真諦，「如果你懂得希臘的精神，懂得希臘神話的精義，我就可以對你談自然的真諦」；<sup>21</sup>一方面在〈爐邊〉評述方思的詩「創造了另外一種古典——那是希臘羅馬的榮光加上英德文學的執著」；<sup>22</sup>詩人且在〈寒雨〉中不憚其煩與友人辯駁「浪漫派是無辜的」，<sup>23</sup>凡此對於「古典，高貴的真諦」之傾慕與追求，<sup>24</sup>在在體現了浪漫主義的第一層意義：捕捉中世紀氣氛和情調，甚至遙接古典時代的精神。

次論浪漫主義的第二層意義：向自然農村擁抱、向赤子之心學習。相對於第一層意義對新古典主義的反抗，楊牧以為此由華茨華斯所提出的主張更是正途。華茨華斯與柯律治同為「湖濱詩派」代表人物，致力於歌詠牧歌式的鄉野生活，其所闡述的「自然」包含三重原始主義涵義：自然是人性之表達，它體現在「按照自然」生活的人身上，包括質樸不做作的思想情感。而要找到此種典型，則必須「深入到下層去，到茅舍田野去，到孩子中間去」。<sup>25</sup>鑒於柯律治

<sup>19</sup> 見〔美〕M.H.艾布拉姆斯著，鄺稚牛、張照進、童慶生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頁179。

<sup>20</sup> 見黃麗明著，詹閔旭、施俊洲譯，曾珍珍校譯：《搜尋的日光：楊牧的跨文化詩學·論跨文化詩學》，頁239。

<sup>21</sup> 見楊牧：《葉珊散文集·在酒樓上》，頁48。

<sup>22</sup> 見楊牧：《葉珊散文集·爐邊》，頁136。

<sup>23</sup> 見楊牧：《葉珊散文集·寒雨》，頁103。

<sup>24</sup> 見楊牧：《葉珊散文集·爐邊》，頁139-140。

<sup>25</sup> 見〔美〕M.H.艾布拉姆斯著，鄺稚牛、張照進、童慶生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頁162-163。

之提倡田園題材，楊牧省思應該回頭處理兒時染濡的鄉下故事，因為它們「雖然遙遠，總不至於像傳說中的古代那麼飄渺」。<sup>26</sup>

可以非常明顯地發現，在金門服役期間，從〈綠湖的風暴〉裡將「童年」與「自然」之元素加以提取，到〈自然的悸動〉、〈山中書〉裡對田野的呼告與刻意求之，乃至於〈劫〉、〈最後的狩獵〉裡將神秘陰暗的阿眉族人故事與希臘初民相互比附、對血液裡奔流著番民狂暴與憂鬱氣質的想像，以及跟隨著到深林去的浪漫渴望，都是原始、樸拙情感的召喚與響應。即令出國之後寫就〈車過密西西比河〉中的追懷，仍透顯出其對花蓮山地、農田、村舍、竹籬人家所施予同情的想像；〈有一個小農莊〉裡則表露出異國山林之所以吸引詩人，乃因其「像花蓮鄉下一個平凡的夜」。<sup>27</sup>浪漫主義所創造的主題，包括同情的想像力（sympathetic imagination）、「歷史懷舊」（historical nostalgia），以及對「情緒」、鄉村、自然、日常等題材與感受的重視性，在楊牧此一時期的散文中，可謂發揮得淋漓盡致。甚且關於神性與超自然傳統等特質，亦偶有發明者。

楊牧在〈兩片瓊瓦〉裡自謂在金門服役時期：

花蓮山地裡的陰暗和美麗恰如魅魘縈繞，伴我戰地的馬燈。我失去了「田園風」，失去了「異國情調」，卻重新捉住了宿命式的原始面貌。我似乎並不懊惱，又似乎非常懊惱。<sup>28</sup>

何師寄澎以為此處所謂「似乎並不懊惱，又似乎非常懊惱」所指涉者，乃對於文學是否應服役於社會，以及文學美內容、價值與生命信念、意義之間關聯性的思考，<sup>29</sup>由此可開啟浪漫主義「上下求索」的第三層意義。

就在這樣的思索與徬徨裡，楊牧於兩年愛荷華求學生涯即將結束的 1965 年，以〈作別〉一文揮別濟慈，因為「我不知道在別人民謠和旋律裡，到底能不能為自己找到宣洩愁緒的路」。<sup>30</sup>從大學時代翻譯《恩迪密昂》、閱讀濟慈書信，乃至於服役期間書寫〈給濟慈的信〉，濟慈作為引路人的角色，至此暫時有一書面式的宣告，是對早期迷戀之逐漸蕩然。而《葉珊散文集》之後，有長

<sup>26</sup> 見楊牧：《葉珊散文集·右外野的浪漫主義者——洪範版葉珊散文集自序》，頁⑦。

<sup>27</sup> 見楊牧：《葉珊散文集·有一個小農莊》，頁 186。

<sup>28</sup> 見楊牧：《葉珊散文集·兩片瓊瓦》，頁 223。

<sup>29</sup> 見何寄澎：〈永遠的搜索者——論楊牧散文的求變與求新〉，《永遠的搜索：臺灣散文跨世紀觀省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4 年），頁 43-44。該文最早發表於《臺大中文學報》第 4 期（1991 年 6 月），頁 143-176。

<sup>30</sup> 見楊牧：《葉珊散文集·作別》，頁 143。



達四年時間，楊牧確實停筆於散文創作，並為尋求一新的形式與信念歸趨而有所思索。

### 三、浪漫主義精神的深化與擴充

雖然《葉珊散文集》是楊牧宣告暫別濟慈、暫別浪漫主義之作；雖然在自序裡，詩人自言「對於中世紀氣氛和情調的追求，注定不得長久，必有時而終」，<sup>31</sup>然而楊牧其後赴柏克萊即選修中世紀歐洲文學，「一心一意想作中世紀文學專家」。<sup>32</sup>而在《星圖》、《奇萊後書》裡，更屢屢回憶及金門燈下與濟慈曾有過的神交：

我眼前看到的實在是臺灣海峽西緣的浪花和礁石，在遙遠天涯，擦乾眼鏡架上的汗水，雙手微顫重新戴上，小漁船和水鴨子砲艇偶然來去，馬山和圍頭陣地裡靜悄悄沒有聲息，彼此以肅盛的暑熱對峙著，堅持著，木麻黃和相思樹在附近幽昧喘氣，我坐在小屋的板窗下，竭力發展一種高蹈的浪漫主義，飛揚，跋扈，遨遊八方六合，多情，絕望，窗外的陽光越來越白了，蟬聲不停打擊我脆弱的神經……。<sup>33</sup>

回想起來，這何嘗不稀奇？在金門的屋簷下，樹蔭裡，有時甚至山洞掘穿的日光一線或馬燈的微明照在那些排版的信上……。<sup>34</sup>

此段期間對於中世紀氛圍的追求與投影，是否果真不得長久，有時而終？其實在追溯創作熱情之始，楊牧便曾提及 15 歲時以表姊之死磨礪著想像力的哀感與美感體驗。<sup>35</sup>論者又以為楊牧日後《涉事》中的〈卻坐〉（1998）一詩，以騎士精神指涉詩人創造的意志和承諾，<sup>36</sup>當可視為對中世紀文學的遙承與接續，是為文學生命中可能的擴充與發揚，確為明證。同時我們還注意到，即令中歲

<sup>31</sup> 見楊牧：《葉珊散文集·右外野的浪漫主義者——洪範版葉珊散文集自序》，頁⑥-⑦。

<sup>32</sup> 見楊牧：《柏克萊精神·柏克萊精神》（臺北：洪範書店，1977年），頁86。

<sup>33</sup> 見楊牧：《星圖》（臺北：洪範書店，1995年），頁114。此段文字後來於《奇萊後書·破缺的金三角》中亦再次出現，見楊牧：《奇萊後書》（臺北：洪範書店，2009年），頁359-360。

<sup>34</sup> 見楊牧：《奇萊後書·加爾各答黑洞的文字檔》，頁203。

<sup>35</sup> 見楊牧：《方向歸零·你決心懷疑》（臺北：洪範書店，1991年），頁70-74。

<sup>36</sup> 見謝旺霖：《論楊牧的「浪漫」與「臺灣性」》（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頁29-31。

寫就的《星圖》裡，楊牧猶以一整節篇幅擴充其視界，模擬鳥聲啁啾的對話內容，以及鳥眼中所見的詩人形象，<sup>37</sup>是為想像力之全然開放。

至於對華茨華斯「崇尚自然」主張的服膺，從早期如〈教堂外的風景〉（1964）、〈歸航之二〉（1975）、〈鯉魚潭〉（1975）裡對神與自然、今與昔對立的憤懣；<sup>38</sup>轉變為〈耕種〉（1984）、〈生態保育的消息〉（1984）、〈登山〉（1984）等文裡對自然的親近之心與保育呼籲；<sup>39</sup>乃至於在《一首詩的完成》（1989）中，申明大自然可讓心靈「還保有一個不可迷失的世界，精緻的小型的世界」，<sup>40</sup>並由青年詩人信裡所描繪單純、美麗而悠遠的童年記憶，繫聯到葉慈詩中的神禽，從而指出「天真是那無所不能的造物之賞賜」，賦予人創造的野心，「只為一善良的信仰，只為了美的追求，只為證明真實的表達才能肯定生命的尊嚴」等言論，<sup>41</sup>無非仍是華茨華斯主張的信奉與反覆申明。

這些與青年詩人之間的通信主張，甚且反映在楊牧諸多對於故鄉山水描摹的作品裡，〈俯視（立霧溪一九八三）〉、〈仰望——木瓜山一九九五〉二詩裡與自然的對話是顯例，賴芳伶便曾指出此二詩「帶著高度的想像與理想的追逐色彩，同時又伴隨著無比的孤獨感」，乃是受濟慈、葉慈的浪漫詩風啟發。<sup>42</sup>至於奇萊前、後書系列中所反覆書寫的山海，不斷給予詩人秘密的啟示：提示了今我與昔我，乃至於未來之我都將融攝於對山、海、我島不斷的凝望與啟思裡。就在自然永恆不變的守護中，自我的生命時間得以一方面開展連續性和持續性，另一方面也接納、承繼和復歸著，由此循環而產生更新的動能。<sup>43</sup>遍觀楊牧生命歷程裡對於自然態度的反思、辯證與轉化，可說是見證了「天真」與「自然」在其文學創作過程裡，始終不息的迴旋往復與精神性提昇。

<sup>37</sup> 見楊牧：《星圖》，頁 73-81。

<sup>38</sup> 楊牧在〈教堂外的風景〉裡批評著魔於神而忘卻自然之美的信徒們；在〈歸航之二〉及〈鯉魚潭裡〉以今昔對比的方式寫歸國心情，一反映故鄉花蓮的空氣污染狀況，一感慨所謂「綠湖風暴」對他而言，已從山雨迅即轉為觀光客帶來吵雜的喧鬧感。三文分見楊牧：《葉珊散文集》，頁 129-133；楊牧：《柏克萊精神》，頁 11-17、23-27。

<sup>39</sup> 三文分見楊牧：《交流道》（臺北：洪範書店，1985 年），頁 29-32、61-64、157-160。

<sup>40</sup> 見楊牧：《一首詩的完成·大自然》（臺北：洪範書店，1989 年），頁 14。

<sup>41</sup> 見楊牧：《一首詩的完成·記憶》，頁 29。

<sup>42</sup> 見賴芳伶：〈〈俯視——立霧溪 1983〉和〈仰望——木瓜山 1995〉的山水美感世界〉，《新詩典範的追求——以陳黎、路寒袖、楊牧為中心》（臺北：大安出版社，2002 年），頁 294。

<sup>43</sup> 關於山海與生命時間的循環性關係，詳參石曉楓：〈回憶與靈氣：楊牧「奇萊書」系列中的時間敘事〉，《成大中文學報》第 70 期（2020 年 9 月），頁 199-201。

至於楊牧所謂浪漫主義的第三層意義：「山海浪迹上下求索的抒情精神。」其曾申明除了借助異國情調，觸景生情以抒情中塊壘，還須劍及履及，實踐生命的理想。楊牧推崇拜倫為人類創造了好奇冒險的典型，更能宣揚嫉惡如仇之心，發展懷古詠史的文學。同時自謂「我退伍後出國留學，兀自還是一個浪漫主義者」，是「藉濟慈之名，宣揚著拜倫的道理」。<sup>44</sup>

觀諸其出國以後的作品，除了秋葉、冬雪、濃霜種種自然風景的觀賞與興發，也漸有面向人間的現實憤懣，譬如〈芝加哥鱗爪〉裡慨言黑人群居芝加哥大學附近後，「傑出的社會學教授，哲學教授們先中了自己學問中鄙棄的魔，不願和黑人相處，紛紛他走」。<sup>45</sup>〈赫德遜河的浮光〉、〈從普靈斯頓校園出發〉等文亦可略見對紐約的觀察與批判。<sup>46</sup>而在《葉珊散文集》之後，停筆四年重新出發的《年輪》則益發以斷片、自由文體交錯的新形式，體現了對於戰爭、死亡、愛慾、生存本質、美及真實的思考與質疑，諸如：

所謂死亡，曾經如此。蜥蜴在谷口的岩壁上遊戲，鳳尾草印證敗落的疲勞。病了的熟悉的十年；死亡是重逢的愛慾。經過長期的絕望拂逆和等待以後，所謂愛情，曾經是短暫的死亡。<sup>47</sup>

凡此實藉由自然物象與肉身的視覺性交錯，演繹生死愛慾的辯證與相互證成。不妨再以〈柏克萊〉中所描繪的兩段遊行示威場面為例：

先是有一群留著長髮赤著腳的人從街的一頭跳著舞著向正南走來，吵雜的銅鈴聲，貝殼撞擊聲，口琴和鼗鼓聲——逸向每一個張望的男女的眼神。然後我看到向日葵生長在每一個張望的男女的身體上，迅速地，抽芽開花，隨著猛烈的太陽穩健地運行，我甚至看到它們三三兩兩地凋零，落在街道上。一輛警車急忙地駛過，輾死已經死過的春花。<sup>48</sup>

此處滿是斑斕的色彩與繽紛的聲響、嘉年華式迅速的開放與殞落，關於此遊行場面，楊牧以「除了二度的死亡，這群植樹的勞工還有過甚麼喜悅嗎」的慨歎

<sup>44</sup> 見楊牧：《葉珊散文集·右外野的浪漫主義者——洪範版葉珊散文集自序》，頁⑧。

<sup>45</sup> 見楊牧：《葉珊散文集·芝加哥鱗爪》，頁173。

<sup>46</sup> 此二分文見楊牧：《葉珊散文集》，頁179-181、187-190。

<sup>47</sup> 見楊牧：《年輪》（臺北：洪範書店，1982年），頁69-70。

<sup>48</sup> 同上註，頁5-6。

作結。而另一段示威場面則為「我」在藏書樓的百葉窗前，目睹少年為鎮暴警察以棍棒相擊：

他們開始打他的兩臂和穿著紅夾克的身體。柏樹滴著清水，稍遠處的鐘樓指著兩點一刻。沒有人敢去救他。神也不敢。

神也不敢。<sup>49</sup>

旁觀視角與看似冷淡的敘事，在異國情調的場景渲染中，實隱含著嫉惡如仇的憤懣與譴責。所謂觸景生情、以抒胸中塊壘之職志，於去國之後乃愈加朗現。

柏克萊求學生涯為啟發詩人張開心眼的重要階段，從《柏克萊精神》到《搜索者》，楊牧在山海浪迹、流蕩流浪的空間裡上下求索，經歷生命歷程之困頓與安頓，就中諸多與自我的思辯，直可視為好奇冒險、實踐理想的生命旅程。〈搜索者〉裡曾寫到一次最接近神的體驗，在溫哥華島中央山脈公路旁的松樹下遇雪而停，在初春雪花中感受到全然的自由和獨立，「然而我還是決定，這一刻的體驗悉歸我自己，我必須於沉默中向靈魂深處探索，必須拒斥任何古典力的干擾，在這最真實震撼孤獨的一刻，誰也找不到我」。<sup>50</sup>《疑神》裡則寫到另一次旅途樹蔭下小眠，醒來赫見近處教堂，從而與生死秘密偶然交會的體驗：

我似乎覺得恐懼，很想趕快離開那些樹的陰影地帶——那裡我曾短暫入眠，一如純粹，無痛的死亡，然後又甦醒過來了；我對自己的感官神經和心智產生懷疑，不知道那一片刻裡，我是不是它們的主宰。<sup>51</sup>

這些關於生死、存在本質的體驗，乃楊牧畢生所嚮往、追尋與思考者。

與青年時期的山海遊蹤可相為對照者，厥為中年以後的精神浪遊。論者曾指出奇萊前、後書系列允為楊牧的「記憶之書」，既收拾往日斷片，也對應現在、設想未來，詩人於默思中持續進行關於「美」、「大自然」、「永恆」、「真理」的辯論與追求。<sup>52</sup>而我以為凡此命題的不懈追問，體現最集中而完整者，厥為

<sup>49</sup> 楊牧：《年輪》，頁 7-8。

<sup>50</sup> 見楊牧：《搜索者·搜索者》（臺北：洪範書店，1982 年），頁 8。後來楊牧於《疑神》中復記載此段生命經歷，並視之為心情上「最接近神的一次經驗」，見楊牧：《疑神》，頁 15-16。

<sup>51</sup> 見楊牧：《疑神》，頁 303。

<sup>52</sup> 參見鄭毓瑜：〈仰首看永恆——《奇萊前（後）書》中的追憶與抵抗〉，《政大中文學報》

《疑神》與《星圖》二書。《疑神》開宗明義表明「這是一本探索真與美的書」，透過對於宗教、權威、文學本質等不斷的指陳、質疑與思辨，詩人「希望為自己尋找一獨立，放心，超越時空限制的知識之指歸，充分發現自己，藉以和他人互通聲氣」，<sup>53</sup>畢竟「人的真生命才是目標」。<sup>54</sup>《星圖》則於疲憊困頓的生命旅程裡，渴望回歸少年之心，在孤獨與智慧中洞識善良，並保持從容、疏離的姿態。<sup>55</sup>凡此回顧可對應葉珊時期寫就的〈給憂鬱〉、〈給智慧〉、〈給寂寞〉等詩作，詩人自謂其時創作緣起於「無端就厭倦了太多的感性抒情」，希望「進入一個思維的和高度想像的創作模式」，<sup>56</sup>此期當為抽象思考的自覺性發端，也開啟了詩人日後以自我對話進行思索的寫作模式，例如在〈她說我的追尋是一種逃避〉、〈複合式開啟〉等文中，詩人便以設問對話，上下求索。星圖亦然，<sup>57</sup>而其所追蹤指涉者，乃一遼闊的前景描繪，包含了過去、現在與未來，也在傷情中隱含著期待：

生命裡最美好的時刻往往就是等待，等待的時刻。

……我想我在等待夏天。……來自浩瀚座標另外一邊的涼風將與那暑氣遭遇，……剛好讓山杜鵑開完，薔薇接著攀越籬笆，蘋果樹的負荷一天比一天沉重，……。那時這整個世界（我們想像能及的範圍以內的世界）柔軟如一張大床，適宜的溫存和涼爽，由你調節。首先是魚類將發覺他們泅泳經過的水域無不異於曩昔，……接著，禽鳥按時遷徙，……昆蟲當中各種反應都有，彼此之間不太相同。蚯蚓顯得懶洋洋的，不太翻土，……薯蚬蟲身上的黑紋變得暗淡一些……。再下來就是尺蠖了，枝頭最狡黠也最無心機的昆蟲……。最沒顧忌的當然是毛毛蟲無疑，……

---

第 32 期（2019 年 12 月），頁 5-34。

<sup>53</sup> 見楊牧：《疑神·前記》，頁①。

<sup>54</sup> 同上註，頁 227。

<sup>55</sup> 見楊牧：《星圖》，頁 11。

<sup>56</sup> 楊牧在《奇萊後書·抽象疏離 上》裡對〈給憂鬱〉系列 7 篇詩作的創作因緣，有清楚之闡發，可參閱。此處引文見楊牧：《奇萊後書》，頁 219、226-227。

<sup>57</sup> 〈她說我的追尋是一種逃避〉將自我一分為二，以對話體探究詩，美，愛之真諦，見楊牧：《方向歸零》，頁 121-146。〈複合式開啟〉裡有對話式的自問自答，見楊牧：《奇萊後書》，頁 111-133。《星圖》則虛設一 S 與我（A）進行對話與詰難，並自言「我從未中斷過和我另一個自我 S 的對話」，見楊牧：《星圖》，頁 37-44、85-88 等。

竟以他們蛎蛎的姿勢成群結隊佔領了山脈西邊所有未曾設防的果園……。然而，生命裡最美好的時刻就是等待的時刻，不容置疑。有一天你推開後門，發現毛毛蟲在一夕之間全部化為蝴蝶，在清潔的晨光裡，繞著果樹和花架，盆景，丁香短籬，以及台階上的小門，正在交錯旋舞，幼嫩的薄翼在晨光裡閃閃發亮，上下，環飛。<sup>58</sup>

書中凡此敘述皆由「我」與節候的交感興發，開啟對於生命歷程與方位所進行的思索與期待，內容同樣包含了愛、美、永恆、性、欲、生死、創造、時間及戰爭等議題，<sup>59</sup>上承 1970 年代初在《年輪》裡的相關思索，而文體卻更舒放自在，也更能體現詩人心境與星象、節候、萬物交感共鳴的抒情精神。

《星圖》猶如一部於困頓中期待修補、重啟新生，並進行生命定位與完整構成的，嫵款的情書。若結合整體創作與生命歷程，可說詩人始終秉持著「上下求索的抒情精神」，其所追尋者，實為一精神樂土之回歸。樂園／樂土意識在楊牧早年的散文如〈自然的悸動〉、〈自剖〉裡曾屢屢出現，當可視為其傾慕浪漫精神的追索與想像。1976 年，楊牧另曾發表一篇小論文〈失去的樂土〉，闡述希臘、基督教、中國文明系統中「樂土」的創造與失去，並進一步指出，雖然在「我們所能覆按的文獻中，所謂『樂土』往往是虛幻的」，<sup>60</sup>但文學家們仍孜孜於樂土的尋覓，智慧、平等是理想國中的精神，自然、和平也是樂土存在可能的歸趨與意義，「這追求尋覓必須自人的心臆開始」，「我們不認為那想像馳發是不著邊際的遁走，反而是充滿責任感的良心負荷」，<sup>61</sup>可見以文學的寓言託意，山海浪迹上下求索，進行樂土的追尋與創造，當也是楊牧自少以來，始終如一的浪漫心志，而其真諦即在於少年時期所認知的，「保護著自己的心靈，會好好地活下去」。<sup>62</sup>

末論浪漫主義的第四層意義：向權威挑戰，反抗苛政和暴力的精神，楊牧以為此層意義之重要，更可能凌駕其餘。雖然其自言出國之後，深入閱讀雪萊、葉慈等詩作，方才對浪漫主義的此種特質有所體會，然而回溯追憶中學歲月的

<sup>58</sup> 見楊牧：《星圖》，頁 16-19。

<sup>59</sup> 凡此命題的提出，全書比比皆是，關鍵字略可參照楊牧：《星圖》，頁 1、57、60、96、132、133、155 等。

<sup>60</sup> 見楊牧：《文學知識·失去的樂土》，頁 239。

<sup>61</sup> 同上註，頁 244。

<sup>62</sup> 見楊牧：《葉珊散文集·自剖》，頁 35。

〈愛美與反抗〉、〈你決心懷疑〉諸文已初見端倪，<sup>63</sup>可見此種批判性格的萌芽，早導源於青少年時期。

1975 至 1976 年，楊牧去國學成後第一次返鄉任教，此段期間對臺灣社會的觀察，俱收於《柏克萊精神》書中；1983 至 1984 年二度返臺客座，於報端撰寫的「交流道」專欄，則分別收於《交流道》、《飛過火山》二書。<sup>64</sup>此三冊之內容風格，一方面迥異於《年輪》時期「柏克萊」之相關描述，一方面楊牧又自言這種積極介入的人生態度「乃拜柏克萊經驗之賜」。<sup>65</sup>而所謂「柏克萊精神」何所指？楊牧以為「即是結合學術研究和社會介入於一體的精神」，<sup>66</sup>他標舉講求實際、提倡言論自由、信仰知識力量等特質，殷殷期勉臺大學子起而效之；他強調人文精神和社會關懷，以狂狷的讀書人為追慕之典型，<sup>67</sup>凡此正是浪漫主義中勇於挑戰禁忌的浮士德精神之體現。

在學院內，楊牧以〈人文教育即大學教育〉、<sup>68</sup>〈大學之內與外〉、〈再別台大〉、〈自由·容忍·威信〉、〈個性的教育〉諸文，<sup>69</sup>反覆申論士之弘毅乃在於知識勇氣的介入與承擔。在學院外，楊牧則曾與林衡哲醫師於 1970 年代合編「新潮叢書」，交由志文出版社印行，在其執筆的〈新潮弁言〉裡，便申明了「我們想提供的是對文化和社會的新的勇敢介入的態度」；<sup>70</sup>在〈期待一個文學雜誌〉中對《聯合文學》出版之寄予厚望，<sup>71</sup>亦是基於同樣的認知標準。通觀此三冊隨筆集，尤以對文化議題的建言態度最為剴切，〈辦一個小小的學院〉文有其時表露的知識理想，對照 1990 年代之後，楊牧曾與張系國合作籌設香港科技大學，後則接受東華大學邀請，籌組並出任該校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等決定，均以「提倡自由學術以為人格培養和知識追求的目標」，<sup>72</sup>凡此當然是知識分子可敬的社會實踐。

<sup>63</sup> 二文分見楊牧：《方向歸零》，頁 19-58、59-75。

<sup>64</sup> 唯《飛過火山》初版跋言「『交流道』始於一九七四年四月初，終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底」云云，時間記錄上或為筆誤。見楊牧：《飛過火山》（臺北：洪範書店，1987 年），頁 197。

<sup>65</sup> 見楊牧：《柏克萊精神·自序》，頁①。

<sup>66</sup> 見楊牧：《柏克萊精神·柏克萊精神》，頁 86。

<sup>67</sup> 楊牧：《柏克萊精神·自序》，頁⑦。

<sup>68</sup> 見楊牧：《柏克萊精神》，頁 161-167。

<sup>69</sup> 以上四文分見楊牧：《交流道》，頁 21-24、65-68、89-92、101-104。

<sup>70</sup> 見楊牧：《柏克萊精神·「新潮叢書」始末》，頁 151。

<sup>71</sup> 見楊牧：《交流道》，頁 121-124。

<sup>72</sup> 見楊牧：《交流道·辦一個小小的學院》，頁 131。

楊牧對於青年學子的殷殷期勉，尤可見於《一首詩的完成》中反覆提及「你的作品是你人格良知的昇華，見證你所抉擇的生命的意義」，「所謂社會參與原指一個詩人在創作活動中選擇題目，斟酌體裁，是否有意和當前社會問題乃至於政治風雲互為牽涉」，「我知道從事新文學的人宜介入參與，不宜犬儒高蹈。在那介入參與的經驗裏，通過不斷的叩問和學習，發現時代的是與非，正途和邪斜」，<sup>73</sup>這些不時閃現於書簡中對「詩」和「社會參與」議題的討論，其實仍受到浪漫主義詩人的深大影響。而楊牧個人的詩歌實踐，當然亦未曾或忘於此，舉其 1970 至 1980 年代間以「戲劇獨白體」進行的創作，諸如〈延陵季子掛劍〉、〈鄭玄寤夢〉、〈喇嘛轉世〉中，<sup>74</sup>對於弘毅知識分子典型的著墨、對於愛與和平的嚮往，種種真善美的永恆追求，其實仍遙承濟慈。

回觀《柏克萊精神》、《交流道》、《飛過火山》三書，屬性確與前後各階段的文字略有差異，楊牧於彼反覆申明的是「求取某一種介入的筆意」，<sup>75</sup>論者以為楊牧的文化關涉正是一種「抒情政治」，頗有屈原追索的意味。<sup>76</sup>除了切入直指的雜文體式外，約莫同期寫就〈在借來的空間裏〉，<sup>77</sup>楊牧亦深深慨嘆於在缺少希望的時代，簡單的花木或更能動人感情，此文初讀似乎悲觀憤慨，然深查其意，楊牧其實以兩副筆墨，正反履行了「不負天地付託」的知識分子襟懷。<sup>78</sup>

至 1990 年代，楊牧復以《疑神》承續此一懷疑、抵抗的浪漫主義精神。《疑神》以札記式所思所感所經歷，例如大學時目睹同學受洗事件、掌故史

<sup>73</sup> 以上引文分見楊牧：《一首詩的完成·抱負》，頁 7；《一首詩的完成·社會參與》，頁 104；《一首詩的完成·現代文學》，頁 83。

<sup>74</sup> 楊牧於〈抽象疏離 下〉中追述創作「戲劇獨白體」近廿年的心跡，自謂「我知道我耿耿於懷的還是如何將感性的抒情效應保留，使它因為知性之適時照亮，形式就更美，傳達的訊息就更立即，迫切，更接近我們嚮往的真」。此種對於真善美的追求與嚮往，果然遙承濟慈。見楊牧：《奇萊後書》，頁 241。

<sup>75</sup> 見楊牧：《飛過火山·跋》，頁 197。類似的申明在《柏克萊精神》、《交流道》的〈自序〉、〈後記〉中亦多所發揮。關於此三書所宗仰的懷抱、所關涉的議題，可參賴芳伶：〈介入社會與超越流俗的人文理念〉，《新詩典範的追求——以陳黎、路寒袖、楊牧為中心》，頁 301-331。

<sup>76</sup> 見鄭智仁：〈寧靜致和——論楊牧詩中的樂土意識〉，《臺灣詩學學刊》第 20 號（2012 年 11 月），頁 135。

<sup>77</sup> 本文收錄於《亭午之鷹》，為 1983 年作品。見楊牧：《亭午之鷹》（臺北：洪範書店，1996 年），頁 5-13。

<sup>78</sup> 參照楊牧：《飛過火山·跋》，頁 196。



料的虛假考證與解釋、耶穌之死的反思等等，嘗試解說權威之大大可疑，<sup>79</sup>他尖銳指出：

神這個東西真是不可測度 (inscrutable)。這並不完全因為神如何深刻，也因為他稀薄。

一個東西稀薄到無所附著的時候，就不可測度了。<sup>80</sup>

對於所有懷疑、妥協或者反抗的火種，楊牧往復詢問且再三致意，〈紐約日記〉裡提到「文學是一種反抗」意同於此。<sup>81</sup>這是若干年後，詩人重回濟慈書信裡所體會而得，「這詩與倫理的聲音，在波濤洶湧的十八世紀尚且不多見」，而浪漫主義時代詩人切切向前尋覓的，「道德的光和藝術的啟明」，<sup>82</sup>亦是楊牧所終生追隨者。

總結以上討論，本文意在指出從《葉珊散文集》發軔以來，楊牧其實從未曾告別濟慈與浪漫主義，且在與時俱進的閱讀與思索中，愈發推擴了浪漫主義之精髓，並且身體力行，以創作實踐其生命理想。一如論者所言：「楊牧所理解的浪漫主義，從華茲華斯、濟慈、雪萊、拜倫，一路到他所稱讚的『最後一個浪漫主義者』葉慈，其意義多層，不能簡化。」<sup>83</sup>上述所有關於浪漫主義者所應體現的崇尚自然與冒險、追慕中古氛圍、挑戰各種權威、質疑神人關係，並且畢生上下追索美善意義與最終真實等精神內涵，楊牧確已完整奉行。

#### 四、中國浪漫主義一代的承繼與發揚

浪漫主義在現代中文世界裡受到注意，當始於 1920 年代初期。追溯布萊克 (William Blake, 1757-1827)、華茲華斯、拜倫、雪萊、濟慈等之被引介，主要見於新月社與創造社刊物的翻譯。李歐梵有《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一書，將浪漫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前推至林紓與蘇曼殊，他以為林紓翻譯浪漫小說和英雄小說、蘇曼殊將拜倫作品引入中國，都是在個人「氣質與經驗中尋求

<sup>79</sup> 見楊牧：《疑神·前記》，頁①。

<sup>80</sup> 見楊牧：《疑神》，頁 49。

<sup>81</sup> 見楊牧：《亭午之鷹》，頁 61。

<sup>82</sup> 以上引文分見楊牧：《奇萊後書·加爾各達黑洞的文字檔》，頁 208、211。

<sup>83</sup> 見顏崑陽：〈永遠的搜索者楊牧〉，收於葉步榮等著，須文蔚主編：《告訴我，甚麼叫做記憶：想念楊牧》（臺北：時報文化，2020 年），頁 56。

類同」所做的選擇，<sup>84</sup>因此視二人為中國浪漫主義一代的先驅者；他並進一步將郁達夫和徐志摩視為倡導者，而將左翼作家郭沫若、蔣光慈、蕭軍等視為浪漫的轉向。

郁達夫受日本作家佐藤春夫的影響，對於浪漫傾向的作家有「強烈激動的認同感」，他的認同方式是將之視為「自我的幻象」，<sup>85</sup>模擬、投射於作品中，以私小說形式創造出脆弱而孤獨的天才。例如〈沉淪〉的男主角罹患憂鬱症，鎮日沉浸於自憐自艾的氛圍裡，他在大自然中背誦著歌德、海涅（Christian Johann Heinrich Heine）的詩歌，早已成為現代文學裡的經典形象。論者曾比較中西浪漫主義的差異，指出西方浪漫主義所強調的情感包括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中國浪漫主義則大都主張表現同質的情感，或是內心鬱積的憤悶，或是心中彌漫的愁苦情懷，<sup>86</sup>郁達夫大概是此中最足以為代表者。

相較之下，徐志摩則是另一種積極、熱烈的典型，歷來評價其人格特質者，如梁實秋曾言「徐志摩是一個徹底的浪漫主義者」，<sup>87</sup>胡適則說「他的人生觀真是一種『單純信仰』，這裡面只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sup>88</sup>徐志摩所鍾愛的作家如拜倫、雪萊、濟慈、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等，確實都屬於浪漫傳統，他在〈拜倫〉一文中曾稱許詩人「是一個美麗的惡魔，一個光榮的叛兒」。<sup>89</sup>在〈濟慈的夜鶯歌〉裡則讚嘆濟慈，說「他詩裡充滿著靜的，也許香豔的，美麗的靜的意境」，「是靜，幽，甜熟的，漸緩的，『奢侈』的死」。<sup>90</sup>李歐梵便以為志摩詩作中常出現的愛與死亡，受濟慈的影響相當明顯，<sup>91</sup>他還把愛提昇到情感最中心的表述和至高無上的全體，

<sup>84</sup> 見李歐梵著，王宏志等譯：《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頁74。

<sup>85</sup> 同上註，頁117。

<sup>86</sup> 見黃庭月：〈中西方文化下的浪漫主義——以現代文學為視角〉，《天中學刊》第4期（2007年8月），頁92。此說略近於李歐梵於《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一書中所提示的兩種典型：少年維特般的（消極而多愁善感的）、普羅米修斯似的（生機勃勃的英雄），見李歐梵著，王宏志等譯：《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頁288-292。

<sup>87</sup> 見梁實秋：《談徐志摩·談徐志摩》（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97年），頁33。

<sup>88</sup> 見胡適之：〈追悼志摩〉，收於徐志摩著，蔣復璁、梁實秋主編：《徐志摩全集》第1輯（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頁358。

<sup>89</sup> 見徐志摩：〈拜倫〉，收於徐志摩著，楊牧編校：《徐志摩散文選》（臺北：洪範書店，1997年），頁83。

<sup>90</sup> 見徐志摩：〈濟慈的夜鶯歌〉，收於徐志摩著，楊牧編校：《徐志摩散文選》，頁45。

<sup>91</sup> 見李歐梵著，王宏志等譯：《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頁163-165。

從而注入了一種「雄奇的動力」。<sup>92</sup>「詩人也是一種癡鳥」，<sup>93</sup>梁實秋以為徐志摩一如西方浪漫派文學家般，「他們愛的不是某一個女人，他們愛的是他們自己內心中的理想。這樣的人在英文叫做 nympholept，勉強譯作『狂想者』」。<sup>94</sup>

徐志摩短暫絢爛的十年創作生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確實散發著光與熱，是難以被忽略的存在，對此楊牧當然也有所評述，他曾編選《徐志摩詩選》、《徐志摩散文選》二書，指出「徐志摩是五四以後短期內熱切接受西方文學，融會詩的技巧和內涵，力能創新以待來人的一流才子，他是我們新文學史七十年最重要的詩人之一」。<sup>95</sup>其對徐志摩的獨特看法，完整呈現於《徐志摩詩選》的導論中，楊牧首先指出數十年來世人對徐志摩其人軼事及作品的認識，多屬浮面印象，以致於無論在「詩的關懷層面（內容）和技巧投射（形式）」方面「都未能獲得正確的理解」。要之，在形式方面，楊牧嘉許其「致力伎求於新詩的體裁格調，以及實際試驗之勤勉與豐美」；至於內容部分則特別強調除了胡適所言超越的信仰（愛、自由、美）之外，徐志摩尤「具有極端強烈的時代感」，是「肯以文學去實踐夢想，體驗社會的勇者」。<sup>96</sup>

綜觀楊牧對於徐志摩詩文的評述，顯然較側重兩大方面，一是其所謂浪漫主義精神的第二層意義：向自然農村擁抱及向赤子之心學習，實乃因徐志摩深受華茨華斯之影響；二是徐志摩詩文中所體現高貴的悲憫精神，此種淑世懷抱略近於浪漫主義第三層意義：上下求索的抒情精神，也包含第四層意義：對暴力的挑戰與反抗。

徐志摩有〈海灘上種花〉一文，讚頌孩子是天性裡的野人，他們的思想、信仰都單純，靈魂很大，心很潔淨；而文明卻只是墮落，因此徐志摩讚頌「這單純的爛漫的天真是最永久最有力量東西，陽光燒不焦他，狂風吹不倒他，海水沖不了他，黑暗掩不了他」。<sup>97</sup>類似的思想和發抒在〈想飛〉中亦可得見，文中提到做孩子時誰都會飛，可一旦「承上了文明的重量」，便如挨開拉斯（Icarus，又譯為「伊卡洛斯」）般被束縛了翅膀。<sup>98</sup>李歐梵因此以「飛天的伊

<sup>92</sup> 李歐梵著，王宏志等譯：《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頁167。

<sup>93</sup> 語出徐志摩，見〈《猛虎集》序文〉，收於徐志摩著，蔣復璁、梁實秋主編：《徐志摩全集》第2輯，頁349。

<sup>94</sup> 見梁實秋：《談徐志摩·談徐志摩》，頁35。

<sup>95</sup> 見徐志摩著，楊牧編校：《徐志摩詩選·導論》（臺北：洪範書店，1987年），頁⑮。

<sup>96</sup> 同上註，頁②-③。

<sup>97</sup> 見徐志摩著，楊牧編校：《徐志摩散文選·海灘上種花》，頁77。

<sup>98</sup> 見徐志摩著，楊牧編校：《徐志摩散文選·想飛》，頁184。

卡洛斯」喻之，<sup>99</sup>體現其熱情又悲壯的追求，只因徐志摩以為「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權威，做人的交代」。<sup>100</sup>

上述對於天真的擁抱之外，徐志摩在劍橋時所受豐富情感的啟發與對自然的崇拜，亦可由其文中得見。例如〈話〉裡提到「真偉大的消息都蘊伏在萬事萬物的本體裡，要聽真值得一聽的話，只有請教……生活本體與大自然」。關於生活，「重要的在於養成與保持一個活潑無礙的心靈境地，利用天賦的身與心的能力，自覺的盡量發展生活的可能性」。另外徐志摩也強調「大自然才是一大本絕妙的奇書，每張上都寫有無窮無盡的意義」。<sup>101</sup>至於如何在自然中傾聽與默想、如何與自然共感共呼吸，大概都體現在〈北戴河海濱的幻想〉、〈翡冷翠山居閒話〉、〈天目山中筆記〉諸文裡，<sup>102</sup>其間徐志摩不憚舉華茨華斯、濟慈等為例，可見典型浪漫主義的思考與影響。這些信念終其一生始終奉行，我們在〈志摩日記〉裡，固然可以看到「何妨赤了足，做個鄉下人去」的天真相像；<sup>103</sup>即令在國事蠅蟄、心緒煩悶之際，徐志摩遊歐參觀恩厚之的「達廷頓莊」，也興起在中國開展一個農村計畫的想法，並曾勘查研究，希望能做出實驗計畫的方案。李歐梵以為這是政治動盪下徐志摩「懷舊的烏托邦」，<sup>104</sup>而這也印證了他「在自然界的單純與真裡尋找愛」的渴望。<sup>105</sup>

華茨華斯等人於 1920 及 1960 年代，馬森所謂的「一度西潮」和「二度西潮」階段，<sup>106</sup>分別影響了當時的兩位年輕詩人。回到葉珊時期，〈山中書〉裡推崇了濟慈「自然的美」、「自然的力」，<sup>107</sup>此也是徐志摩一生之所追慕；可以說，徐志摩與楊牧同宗仰浪漫主義詩人，而彼此聲氣亦遙遙相應。試觀楊牧早

<sup>99</sup> 見李歐梵著，王宏志等譯：《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頁 176。李歐梵寫徐志摩一章並直接題名為「伊卡洛斯的歡愉」。

<sup>100</sup> 見徐志摩著，楊牧編校：《徐志摩散文選·想飛》，頁 182。

<sup>101</sup> 見徐志摩著，楊牧編校：《徐志摩散文選·話》，頁 56-58。

<sup>102</sup> 以上三文分別作於 1923、1925、1926 年，見徐志摩著，楊牧編校：《徐志摩散文選》，頁 3-6、69-72、165-170。

<sup>103</sup> 見徐志摩：《志摩日記·眉軒瑣語》，收於徐志摩著，蔣復璁、梁實秋主編：《徐志摩全集》第 4 輯，頁 527。

<sup>104</sup> 見李歐梵著，王宏志等譯：《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頁 154-155。

<sup>105</sup> 見徐志摩著，楊牧編校：《徐志摩詩選·導論》，頁 ⑩。

<sup>106</sup> 馬森以為自 19 世紀中葉鴉片戰爭所帶來的第一度西潮，到五四運動達到高潮；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第二度西潮進入臺灣（中國大陸則遲至 1978 改革開放後），此為其對 20 世紀華文文學發展的認識框架，參見馬森：《世界華文新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的兩度西潮·上編·序》（臺北：INK 印刻文學，2015 年），頁 7。

<sup>107</sup> 見楊牧：《葉珊散文集·山中書》，頁 81。

於 1962 年寫就的〈自剖〉，便可見其中包含了浪漫主義嚮往自然的襟懷，也模擬了徐志摩同名散文〈自剖〉、〈再剖〉的命意，雖則二者時代處境與情懷遠遠不同。文中又隱括徐志摩「迎上前去」的散文題名，甚至直接引志摩語謂「讓我套用一句前人說的話，『愛和平是我的天性。在怨毒，猜忌，殘殺的空氣中，我的神經每感受一種不可名狀的痛苦』」，<sup>108</sup>可見其處處規仿之意。即令〈自然的悸動〉雖為向濟慈致意之作，但與〈山窗下〉二文的句式、情懷亦無不充斥著志摩風。至於早期詩歌部分，奚密也觀察到〈當晚霞滿天〉裡有徐志摩〈偶然〉的回音，〈我從長夜中醒來〉則部分句式脫胎自徐志摩〈再別康橋〉，她由此指出「如果徐志摩追求的是愛，美，自由，葉珊追求的是愛，美，永恆」。<sup>109</sup>

這些自然、熱情而天真的赤子之心，便是徐志摩詩文及其人所留給世人的印象，也是楊牧在葉珊時期所傾心模擬之所在。然而，中年楊牧更捕捉到了徐志摩關懷社會現狀的「時代特質」，此亦是其所言五四之後好奇冒險、奮進熱情、淑世與反抗的浪漫精神。<sup>110</sup>於詩他特別強調，「沒有這層了解，我們若以為徐志摩只是一個情詩夢幻能手，則我們錯會了他正面的浪漫精神，誤解了他維多利亞風度的人生介入」。<sup>111</sup>同樣地，於文他亦推崇徐志摩的想像力、天真、積極活著等特質，但更重視徐氏「以文學表象之柔弱正面迎向人世間恫嚇的刀鋸，陰冷的箭矢，保持他的介入，疏離，和介入，自成一種悠遊大時代，挑戰大時代，歸屬大時代，揚棄大時代的倫理風度」。<sup>112</sup>正因深深認識到徐志摩此種更珍貴的人格特質，所以楊牧選其詩〈梅雪爭春（紀念三一八）〉，時事背景乃 1926 年段祺瑞政府槍擊請願群眾，「白的還是那翩翩的飛雪，／但梅花是十三齡童的熱血！」他悲慟著兒童的犧牲。其他如〈大帥〉、〈三月十二深夜大沽口外〉亦為時事之反映；〈毒藥〉、〈白旗〉則感喟深重；〈秋蟲〉嘆「人間／早不是舊時候的清閒」，詩末甚至憤慨提出「到那天人道真滅了種，／我再來打

<sup>108</sup> 見楊牧：《葉珊散文集·自剖》，頁 34。關於葉珊時期對徐志摩風格的模仿，何師寄澎早已點出，參見何寄澎：〈永遠的搜索者——論楊牧散文的求變與求新〉，《永遠的搜索：臺灣散文跨世紀觀省錄》，頁 40-42。

<sup>109</sup> 見奚密：〈讀詩筆記：楊牧〉，《聯合文學》第 192 期（2002 年 10 月），頁 27。

<sup>110</sup> 楊牧在〈現代文學〉中提到：讀五四至 1940 年代末的文學，特別讚賞其奮揚的精神，「勇於割捨犧牲，勇於揭發渲染，目的是要以文學喚醒民族的靈魂，而他們永遠是浪漫的，進取的」。見楊牧：《一首詩的完成》，頁 85。

<sup>111</sup> 見楊牧：《徐志摩詩選·導論》，頁⑪。此外奚密論文中亦有專節扶發楊牧「重新評價徐志摩」之貢獻，見奚密：〈楊牧：臺灣現代詩的 Game-Changer〉，《臺灣文學學報》第 17 期（2010 年 12 月），頁 13-15。

<sup>112</sup> 見楊牧：《徐志摩散文選·序》，頁④。

——打革命的鐘！」<sup>113</sup>而〈自剖〉、〈想飛〉等選文於今重讀，也讓我們看到自由之外的悲感與壯烈。楊牧以慧眼洞察並指陳對徐志摩的特殊理解，其選文選詩俱不同於流俗，實則也寄託了個人襟抱與情懷之所在。

綜觀徐志摩以下的浪漫主義傳統，在 1930 年代有了左翼激進的轉向，而此轉向至中共建政之後，更僵化為「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結合的歌功頌德之作，所謂「高大全人物」早已失卻浪漫主義的自由與獨立精神，徒留口號式的激昂。至於 1949 年國民黨遷臺後，在高壓肅殺的環境中，文學青年則多寄情於現代主義，以抒發內在的苦悶與徬徨。浪漫主義傳統與風格於兩岸，孰能續之？經由以上分析，我以為少年葉珊以其個人氣質與閱讀傾向，實無意中接續起此一傳統，且在歲月的淬煉中，愈發深化與發揚。

1920 年代以來的浪漫主義者如郁達夫，表現內心鬱積的憤悶，或心中彌漫的愁苦情懷，此種青年自我認同的過程，與葉珊時期固然相仿，但葉珊很快便告別了濟慈，郁達夫則始終模擬歐內斯特·道森 (Ernest Christopher Dowson, 1867-1900) 等人的形象。<sup>114</sup>質言之，對於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郁達夫是幻象的模擬，葉珊則是以對話形式進行精神的探求。

至於徐志摩雖為楊牧所深心推崇，相較於「維特」般的郁達夫，也確實是充滿力與熱、真與美的「普羅米修斯」式存在，但李歐梵曾精準指出處於過渡時代的這一批浪漫主義者，在歌頌愛情、個性與自由解放時，往往沒有時間對時代複雜性和知識分子的改變角色進行分析，因此他評述徐志摩與西方浪漫主義者的相遇，「只是情感上的反應，缺乏知識上的深度」。<sup>115</sup>相對來說，葉珊時期的強說愁，明顯也是情感反應居多，但去國以後，楊牧很快便脫離了五四一代對浪漫情懷的追求和認識，往更深處走去。在深入理解西方浪漫主義真諦的前提下，他能夠重新審視徐志摩的作品，從早期句式、情懷的追仿，更進一步抉發徐志摩作品之精神，且在此體認裡不斷淬礪自我，從而在創作實踐及對中西方浪漫主義一代的理解與評價方面，都做出別具慧眼與深意的貢獻。楊牧允為中國現代浪漫主義作家一系的承繼者，且有所理解、蛻化與深入闡揚。

<sup>113</sup> 以上諸詩分見徐志摩著，楊牧編校：《徐志摩詩選》，頁 217、218-220、121-122、127-129、130-131、234-235。

<sup>114</sup> 見李歐梵著，王宏志等譯：《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頁 123。

<sup>115</sup> 同上註，頁 306、170。

## 五、結語

楊牧曾讚美「徐志摩代表了一種精神，一種個人的，獨立，自主的精神」，<sup>116</sup>而他創作時正當臺灣現代主義盛行，以及鄉土文學興起之階段，在論戰中甚至一度被批評為「穿著舊詩的花衣，騎著書本上的西方浪漫的彩馬，在虛空中逍遙，不著邊際」。<sup>117</sup>楊牧創作歷程中固然亦有現代主義影響之痕跡，以及鄉土性題材之展現，但他始終更鍾情於與自身屬性、閱讀傾向較接近的浪漫主義，其在時代特定風潮中自詡為始終如一的浪漫主義者，本身就具有一反時代的精神。

楊牧曾評述「周作人是一個相當完整的新時代的知識分子，一個博大精深的『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sup>118</sup>他亦期許自己有朝一日能「感到無愧於古來中國健全的知識分子，和歐洲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傳下的典型」。<sup>119</sup>從葉珊時期到《疑神》階段，其對浪漫主義的理解與認識，由介入，疏離，再介入；疑神，無神，泛神，有神，最後還是回到疑神，於反覆辯證中進行畢生知識與心靈的永恆探索，可見對於人文浪漫主義的堅定信仰，對於積極、奮進、批判、愛美精神的實踐，始終為其生命歷程裡不懈的追求。

眾所周知，楊牧的文學資源面向多元而紛繁，中西比較文學俱在其創作視野中，<sup>120</sup>本文之所以特別標舉「浪漫主義」一端，意不在否定他對「抒情傳統」路向與中國古典精神的承襲，也並非否決其鄉土性與臺灣性，而是希望從另一個角度，理解楊牧對西方與中國五四一代資源的繼承。1920年代的浪漫主義者如郁達夫深受古典詩詞影響，徐志摩的個性和觀點則殊少傳統中國成分，較近於19世紀朝氣蓬勃的歐洲。<sup>121</sup>楊牧所承繼於中國浪漫主義一代者，尤在於他精研中西，卻更能深於徐志摩，而無郁達夫之浮淺。對於西方浪漫主義的複雜與精微之處，他能開展更完整而全面性的理解，復能以中國傳統的抒情雅正以節制之、深厚之。我以為「浪漫主義」一系在臺灣若有所承繼，應數楊牧最

<sup>116</sup> 見楊牧：《徐志摩散文選·序》，頁①。

<sup>117</sup> 見唐文標：〈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人〉，《天國不是我們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頁221。

<sup>118</sup> 見楊牧：《文學的源流·周作人論》（臺北：洪範書店，1984年），頁147。

<sup>119</sup> 見楊牧：《交流道·自序》，頁10。

<sup>120</sup> 張惠菁《楊牧》一書便曾指出他「是一位長久浸淫在中外古典文學經典中的詩人」。見張惠菁：《楊牧》（臺北：聯合文學，2002年），頁171。

<sup>121</sup> 見李歐梵著，王宏志等譯：《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頁167。

為精研且發揚，對照 1960 年代以降一度被視為西化過甚的當代創作者，<sup>122</sup>楊牧尤其體現了既是臺灣性，<sup>123</sup>也是世界性的寬廣視野與襟懷。

回到《葉珊散文集》之自序〈右外野的浪漫主義者〉，楊牧自謂 1965 年出國後閱讀葉慈詩，以為「他於中年後擴充深入，提升其浪漫精神，進入神人關係的探討，並且評判現實社會的是非」，35 歲以後的葉慈，綜合把握了濟慈、拜倫、雪萊等 19 世紀初葉所有浪漫詩人的神髓，並將之擴充與發揚，楊牧因此目之為「最後一個浪漫主義者」。<sup>124</sup>循此我們或也可以判斷，中年以後的楊牧，同樣理解到五四一代對浪漫主義精神理解的侷限，並深研西方浪漫主義之神髓，從而對其做了擴充、承繼與發揚。〈右外野的浪漫主義者〉序文結束於「我繼續思考葉慈的問題」，<sup>125</sup>於今讀來，毋寧是個時光漫長的隱喻。終其一生，楊牧確實始終「繼續」思考葉慈的問題，從而將浪漫主義的廣義精神發揮至光至大。楊牧因此不但是「永遠的右外野浪漫主義者」，更是臺灣「一名完整而光大的浪漫主義者」。

【責任編校：黃璿璋、朱怡璇】

<sup>122</sup> 臺灣自 1960 年代以來的現代詩及抒情散文創作表現，屢有西化之跡，如蕭白、碧竹前期浪漫善感的散文，洛夫、鄭愁予於其時發表的詩作等，1970 年代初並曾引發轟轟烈烈的「現代詩論戰」。楊牧創作起點亦當其時，但即使在最早的《葉珊散文集》（1966）裡，中國古典意象、西方浪漫主義詩人印記以及臺灣在地風物的書寫，也都並現於其文字中，三者並無偏廢。

<sup>123</sup> 關於鄉土性與臺灣性部分，邱貴芬曾指出楊牧的「文學觀強調兼具本土與世界的『有根的世界感』（rooted cosmopolitanism）」，但她也同時主張楊牧兼具「世界性」與「臺灣性」的特色，使其作品較難被置入「世界華文文學」、「華語語系文學」以及「世界文學」三者的脈絡中討論。另，黃麗明則曾細讀楊牧詩作，指出其中直接指涉臺灣本土事件者，及取材自「異國」歷史背景的詩例，從而討論「本土」與「世界」如何在楊牧詩中呈現，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詳參邱貴芬：〈「世界華文文學」、「華語語系文學」、「世界文學」：以楊牧探測三種研究臺灣文學的跨文學框架〉，《臺灣文學學報》第 35 期（2019 年 12 月），頁 133；黃麗明：〈何遠之有？楊牧詩中的本土與世界〉，《中外文學》第 31 卷第 8 期（2003 年 1 月），頁 133-160。

<sup>124</sup> 見楊牧：《葉珊散文集·自序》，頁⑩。

<sup>125</sup> 同上註，頁⑪。



## 徵引文獻

### 專著

- 何寄澎 He Jipeng:《永遠的搜索:臺灣散文跨世紀觀省錄》*Yongyuan de sousuo: taiwan sanwen kuashiji guanxinglu*, 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 2014 年。
- 吳雅鳳 Wu Yafeng 導讀:《浪漫主義》*Langman zhuyi*, 臺北 Taipei: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Xingzhengyuan wenhua jianshe weiyuanhui, 2010 年。
- 李歐梵 Li Oufan 著, 王宏志 Wang Hongzhi 等譯:《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Zhongguo xiandai zuojia de langman yidai*, 北京 Beijing: 新星出版社 Xinxing chubanshe, 2010 年。
- 徐志摩 Xu Zhimo 著, 蔣復璁 Jiang Fucong、梁實秋 Liang Shiqiu 主編:《徐志摩全集》*Xu Zhimo quanji* 第 1、3、4 輯, 臺北 Taipei: 傳記文學出版社 Zhuanji wenxue chubanshe, 1980 年。
- , 楊牧 Yang Mu 編校:《徐志摩詩選》*Xu Zhimo shixuan*, 臺北 Taipei: 洪範書店 Hongfan shudian, 1987 年。
- , 楊牧 Yang Mu 編校:《徐志摩散文選》*Xu Zhimo sanwenxuan*, 臺北 Taipei: 洪範書店 Hongfan shudian, 1997 年。
- 馬森 Ma Sen:《世界華文新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的兩度西潮·上編》*Shijie huawen xin wenxueshi: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de liangdu xichao, shangbian*, 新北 New Taipei: INK 印刻文學 INK Yinke wenxue, 2015 年。
- 梁實秋 Liang Shiqiu:《談徐志摩》*Tan Xu Zhimo*, 臺北 Taipei: 遠東圖書公司 Yuandong tushugongsi, 1997 年。
- 黃麗明 Huang Liming 著, 詹閔旭 Zhan Minxu、施俊州 Shi Junzhou 譯, 曾珍珍 Zeng Zhenzhen 校譯:《搜尋的日光:楊牧的跨文化詩學》*Souxun de riguang: Yang Mu de kuawenhua shixue*, 臺北 Taipei: 洪範書店 Hongfan shudian, 2015 年。
- 張惠菁 Zhang Huijing:《楊牧》*Yang Mu*, 臺北 Taipei: 聯合文學 Lianhe wenxue, 2002 年。
- 楊牧 Yang Mu:《葉珊散文集》*Ye Shan sanwenji*, 臺北 Taipei: 洪範書店 Hongfan shudian, 1977 年。

- 楊牧 Yang Mu:《柏克萊精神》*Bokelai jingshen*, 臺北 Taipei: 洪範書店 Hongfan shudian, 1977 年。
- :《楊牧詩集 I》*Yang Mu shiji I*, 臺北 Taipei: 洪範書店 Hongfan shudian, 1978 年。
- :《文學知識》*Wenxue zhishi*, 臺北 Taipei: 洪範書店 Hongfan shudian, 1979 年。
- :《年輪》*Nianlun*, 臺北 Taipei: 洪範書店 Hongfan shudian, 1982 年。
- :《搜索者》*Sousuo zhe*, 臺北 Taipei: 洪範書店 Hongfan shudian, 1982 年。
- :《文學的源流》*Wenxue de yuanliu*, 臺北 Taipei: 洪範書店 Hongfan shudian, 1984 年。
- :《交流道》*Jiaoliudao*, 臺北 Taipei: 洪範書店 Hongfan shudian, 1985 年。
- :《飛過火山》*Feiguo huoshan*, 臺北 Taipei: 洪範書店 Hongfan shudian, 1987 年。
- :《一首詩的完成》*Yishoushi de wancheng*, 臺北 Taipei: 洪範書店 Hongfan shudian, 1989 年。
- :《方向歸零》*Fanxiang guiling*, 臺北 Taipei: 洪範書店 Hongfan shudian, 1991 年。
- :《疑神》*Yishen*, 臺北 Taipei: 洪範書店 Hongfan shudian, 1993 年。
- :《星圖》*Xingtu*, 臺北 Taipei: 洪範書店 Hongfan shudian, 1995 年。
- :《亭午之鷹》*Tingwu zhi ying*, 臺北 Taipei: 洪範書店 Hongfan shudian, 1996 年。
- :《奇萊後書》*Qilai houshu*, 臺北 Taipei: 洪範書店 Hongfan shudian, 2009 年。
- [英] 瑪里琳·巴特勒 Marilyn Butler 著, 黃梅 Huang Mei、陸建德 Lu Jiande 譯:《浪漫派、叛逆者及反動派: 1760-1830 年間的英國文學及其背景》*Langmanpai, pannizhe ji fandongpai: 1760-1830 nianjian de yingguo wenxue ji qi beijing*, 瀋陽 Shenyang: 遼寧教育出版社 Liaoning jiaoyu chubanshe, 1998 年。

〔美〕雅克·巴尊 Jacques Barzun 著，侯蓓 Hou Bei 譯：《古典的，浪漫的，現代的》*Gudiande, langmande, xiandaide*，南京 Nanjing：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2005 年。

〔美〕M.H.艾布拉姆斯 Meyer Howard Abrams 著，鬮稚牛 Li Zhiniu、張照進 Zhang Zhaojin、童慶生 Tong Qingsheng 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Jing yu deng: Langmanzhuyi wenlun ji piping chuantong*，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1989 年。

### 期刊與專書論文

石曉楓 Shi Xiaofeng：〈回憶與靈氛：楊牧「奇萊書」系列中的時間敘事〉“Huiyi yu lingfen: Yang Mu ‘qilaishu’ xilie zhong de shijian xushi”，《成大中文學報》*Chengda zhongwen xuebao* 第 70 期，2020 年 9 月。

邱貴芬 Qiu Guifen：〈「世界華文文學」、「華語語系文學」、「世界文學」：以楊牧探測三種研究臺灣文學的跨文學框架〉“‘Shijie huawen wenxue,’ ‘Huayu yuxi wenxue,’ ‘Shijie wenxue’: Yi Yang Mu tance sanzong yanjiu taiwan wenxue de kuawenxue kuangjia”，《臺灣文學學報》*Taiwan wenxue xuebao* 第 35 期，2019 年 12 月。

凌繼堯 Ling Jiyao、季欣 Ji Xin：〈浪漫主義流派和浪漫主義美學〉“Langmanzhuyi liupai han langmanzhuyi meixue”，《藝術百家》*Yishu baijia* 2005 年第 2 期。

唐文標 Tang Wenbiao：〈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人〉“Shenme shihou shenme difang shenme ren”，收入《天國不是我們的》*Tianguo bushi women de*，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1976 年。

奚密 Xi Mi：〈讀詩筆記：楊牧〉“Dushi biji: Yang Mu”，《聯合文學》*Lianhe wenxue* 第 192 期，2002 年 10 月。

——：〈楊牧：臺灣現代詩的 Game-Changer〉“Yang Mu: taiwan xiandaishi de Game-Changer”，《臺灣文學學報》*Taiwan wenxue xuebao* 第 17 期，2010 年 12 月。

郝譽翔 Hao Yuxiang：〈抒情傳統的審思與再造——論楊牧《奇萊後書》〉“Shuqing chuantong de shensi yu zaizao: lun Yang Mu *Qilai houshu*”，《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Guoli taibei jiaoyu daxue yuwen jikan* 第 19 期，2011 年 1 月。

陳義芝 Chen Yizhi :〈住在一千個世界上——楊牧詩與中國古典〉“Zhuzai yiqiange shijie shang: Yang Mu shi yu zhongguo gudian”, 《淡江中文學報》*Danjiang zhongwen xuebao* 第 23 期, 2010 年 12 月。

黃庭月 Huang Tingyue :〈中西方文化下的浪漫主義——以現代文學為視角〉“Zhongxifang wenhuaxia de langmanzhuyi: yi xiandai wenxue wei shijiao”, 《天中學刊》*Tianzhong xuekan* 第 4 期, 2007 年 8 月。

黃麗明 Huang Liming :〈何遠之有? 楊牧詩中的本土與世界〉“He yuan zhi you? Yang Mu shizhong de bentu yu shijie”, 《中外文學》*Zhongwai wenxue* 第 31 卷第 8 期, 2003 年 1 月。

楊子潤 Yang Zijian :〈「傳說」中的葉珊與「年輪」裡的楊牧〉“‘Chuanshuo’ zhong de Ye Shan yu ‘Nianlun’ li de Yang Mu”, 《中華文藝》*Zhonghua wenyi* 第 12 卷第 5 期, 1977 年 1 月。

鄭毓瑜 Zheng Yuyu :〈仰望看永恆——《奇萊前(後)書》中的追憶與抵抗〉“Yangshou kan youngheng: *Qilai qian (hou) shu* zhong de zhuyi yu dikang”, 《政大中文學報》*Zhengda zhongwen xuebao* 第 32 期, 2019 年 12 月。

鄭智仁 Zheng Zhiren :〈寧靜致和——論楊牧詩中的樂土意識〉“Ningjing zhihe: lun Yang Mu shizhong de letu yishi”, 《臺灣詩學學刊》*Taiwan shixue xuekan* 第 20 號, 2012 年 11 月。

賴芳伶 Lai Fangling :〈〈俯視——立霧溪 1983〉和〈仰望——木瓜山 1995〉的山水美感世界〉“Fushi: liwuxi 1983’ he ‘yangwang: muguashan 1995’ de shanshui meigan shijie”, 收入《新詩典範的追求——以陳黎、路寒袖、楊牧為中心》*Xinshi dianfan de zhuiqiu: yi Chen Li, Lu Hanxiu, Yang Mu wei zhongxin*, 臺北 Taipei: 大安出版社 Daan chubanshe, 2002 年。

——:〈介入社會與超越流俗的人文理念〉“Jieru shehui yu chaoyue liusu de renwen linian”, 收入《新詩典範的追求——以陳黎、路寒袖、楊牧為中心》*Xinshi dianfan de zhuiqiu: yi Chen Li, Lu Hanxiu, Yang Mu wei zhongxin*, 臺北 Taipei: 大安出版社 Daan chubanshe, 2002 年。

鍾秩維 Zhong Zhiwei :〈抒情的倫理時刻: 從楊牧的《山風海雨》談起〉“Shuqing de lunli shike: cong Yang Mu de *Shanfeng haiyu tanqi*”, *Taiwan Lit* 第 2 卷第 2 期, 2021 年 7 月。

顏崑陽 Yan Kunyang :〈永遠的搜索者楊牧〉“Yongyuan de sousuo zhe Yang Mu”, 收入葉步榮 Ye Burong 等著, 須文蔚 Xu Wenwei 主編:《告訴我, 甚麼叫

做記憶：想念楊牧》*Gaosuwo, shenme jiaozuo jiyi: xiangnian Yang Mu*，臺北 Taipei：時報文化 Shibao wenhua，2020 年。

學位論文

謝旺霖 Xie Wanglin：《論楊牧的「浪漫」與「臺灣性」》*Lun Yang Mu de “langman” yu “taiwanxing”*，新竹 Xinzhu：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Guoli qinghua daxue taiwan wenxue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2009 年。

鍾秩維 Zhong Zhiwei：《抒情與本土：戰後臺灣文學的自我、共同體和世界圖像》*Shuqing yu bentu: zhanhou Taiwan wenxue de ziwo, gongtongti he shijie tuxiang*，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 Guoli taiwan daxue taiwan wenxue yanjiusuo boshi xuewei lunwen，2020 年。

